

端木黎明◎著

中国古代文献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

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

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不能盡通

書皆簡編科斗文者不以

汲郡汲縣有發其冢內舊冢

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

余自江陵還襄陽



中国古代文献源研究

端木黎明◎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 潜
责任校对:周 颖
封面设计:罗 光
责任印制:曹 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献源研究/端木黎明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5

ISBN 7-5614-2413-2

I. 中... II. 端... III. 古文学—研究—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4821 号

书名 中国古代文献源研究

作者 端木黎明 著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6
字数 110 千字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册
定价 15.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12526/85414115/
85412212 邮政编码:610064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印刷厂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文”、“献”的意义、关系与“文献”	
的内涵	(1)
第一节 “文”、“献”的意义	(1)
第二节 “文”与“献”的关系	(4)
第三节 “文献”的内涵与文献学的传统...	(19)
第二章 “文献源”的定义与探求“文献源”	
的价值	(24)
第一节 “文献源”的定义	(24)



第二节	探求“文献源”的价值	(28)
第三章	记录上古文献的材料与书籍	(36)
第一节	记录上古文献的材料	(36)
第二节	上古时代的书籍	(53)
第四章	甲骨、金石、简牍、缣帛所载上古文献 产生的时代	(56)
第一节	甲骨记录的文献产生的时代	(57)
第二节	金石记录的文献产生的时代	(59)
第三节	简牍记录的文献产生的时代	(61)
第四节	缣帛记录的文献产生的时代	(63)
第五章	五经产生的时代	(66)
第一节	《周易》产生的时代	(69)
第二节	《尚书》产生的时代	(78)
第三节	《诗经》产生的时代	(81)
第四节	《周礼》产生的时代	(95)
第五节	《左传》产生的时代	(97)
第六章	五经的内容	(104)
第一节	《周易》的内容	(104)
第二节	《尚书》的内容	(126)
第三节	《诗经》内容的构成与来源	(129)
第四节	《周礼》的内容	(131)
第五节	《左传》的内容	(134)
第七章	五经的表述方法	(145)
第一节	《周易》的表述方法	(145)



第二节	《尚书》的表述方法·····	(162)
第三节	《诗经》的表述方法·····	(165)
第四节	《周礼》的表述方法·····	(172)
第五节	《左传》的表述方法·····	(175)



第一章 “文”、“献”的意义、关系 与“文献”的内涵

第一节 “文”、“献”的意义

孔子在《论语·八佾》篇中，最早提出了“文献”的名称。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也。

注：郑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正义曰：“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大夫。子贡所谓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皆谓献也。^①

又《尚书·益稷》：“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云：

今按《古文尚书》“黎献”，《今文尚书》作“黎仪”，故汉人袭用，以《大诰》“民献有十夫”，《尚书大传》作“民仪有十夫”，《王莽传》作“民仪九万夫”知之也。详见《大诰》。^②

《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古文尚书撰异》云：

郑注《论语》云：献犹贤也。凡训故之例，义隔而通之曰犹。“献”本不训“贤”，直以其为“仪”字之假借，故曰犹贤也。若伪孔子“万邦黎献”径云贤也，则未尝窥见此旨矣。^③

基于段玉裁的上述解释，《论语正义》阐释说：

《尔雅·释言》：献，圣也。郭注：《溢法》曰：聪明睿智曰献。《书·益稷》：万邦黎献。某氏传：献，贤也。

① 刘宝楠：《论语正义》，92页，中华书局，1990年。

② 《清经解》，第四册，33页，上海书店，1988年。

③ 《清经解》，第四册，82页，上海书店，1988年。



此注云“犹贤”者，据《说文》，“献”本“宗庙犬名羹献”，与“贤”义绝远，注以“献”为“仪”之假借，故曰“犹贤”。《尔雅·释诂》：仪，善也，《诗·文王》“宣昭义问”，毛传：义，善也。“义”“仪”字同。《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伏生《传》作“民仪”，《周官·司尊彝》注“献”读为“栖”，又读为“仪”，皆“献”、“仪”通用之证。此段氏玉裁说，见《尚书撰异》。^①

由以上郑玄、段玉裁、刘宝楠的解说，可知“献”与“文”连用时，“献”表述的词义是“仪”，善也，它指称的是上古时代的贤人。郑玄在申讲时把《论语》“文献不足故也”这句话讲解为“文章贤才不足故也”，表明“文”是指“文章”，“献”是指“贤才”。刘宝楠《正义》把“文”解释为“典策”，把“献”解释为“秉礼之贤士大夫”，是融贯了、发展了郑玄的讲解的。

“文”的意义指“典籍”，“献”的意义指“贤人”，这种意义用今人能够理解的话来表述，就是：

要了解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应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应探索于著旧言论。言论的内容，自然包括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和文人学士的一些评议在内。^②

① 《论语正义》，93页，中华书局，1990年。

②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1页，中州书画社，1982年。



第二节 “文”与“献”的关系

“文”指书本记载，“献”指贤人的评议与世代相承的传说，这种区分，是就书本记载出现之后来说的。讨论“文”与“献”的关系，既要看到书本记载出现之后的情况，也要看到书本记载形成过程中的情况，还要顾及书本记载尚未出现之时传说相承的情况。

《庄子·天运》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这些“陈迹”在尚未载入六经，也就是六经尚未形成，书本记载尚未出现之时，最先是流行于父子相传、师生授受的古语方言与讲词俗说之中的，也就是先述之于耳治，即口耳之学。到商代有了记事的文字，乃刻之于龟板的腹甲和牛骨上，到周代则刻之于钟鼎等礼器上，在周代前后还有著之于竹帛的。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战国，六经陆续出现。到这个阶段，世代相承的许多传说、贤人的一些评议就述之于目治，也就是记载于六经与诸子、史传之中了。

就六经形成的过程具体考察“文”与“献”的关系，我们发现需要探讨“前闻”、“六经”的含义与二者相因相生的关系。

“前闻”是指尧、舜、夏、商、周一代一代往下流传的可信的古言。

章太炎先生曾提出一个命题：



若夫文字之学，以十口相授，非依据前闻不可得。^①

太炎所说“前闻”，是指“十口相授”，从上古流传下来的古言。《说文·三上》云：“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段注》云：“按故者，凡事之所以然。所以然皆备于古，故曰古，故也。”这是说，“古，故”是讲“凡事之所以然”的，也就是讲事情的本源、源头的。表述事情本源的“古”字，其构形之所以“从十口”，是由于蕴涵了事情本源的古言、前闻最早是依靠着口头记录从上一代传达于下一代，再传达于下面的一代的。故《段注》云：“识前言者口也，至于十则展转因袭，是为自古在昔矣。”^②“古”字“从十口”所包含的这种“记录古义，代代相传”的构形意图，可证太炎先生所说的“前闻”，是指凭借着“十口相授”得以流传于后世的那些上古的古言古义。

这种十口相授的前闻、古言，又叫做故言、古训。《说文·三上》“训诂，故言也”下《段注》：“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毛传云故训传者，故训犹故言也。谓取故言为传也。”^③

“古言、故言、旧言、前言”这些上古时代流传下

① 《章太炎全集》五，1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来的古义，可以统称为“前闻”。就管见所及，《孟子·尽心下》的表述中，最早地隐含与确定了“前闻”这一名称的特定意义。《孟子·尽心下》云：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在《孟子》此文中，三次出现“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就“见”这一行为的主动者与“闻”这一行动的主动者而言，其所处的年代，都是“见”的主动者在先，“闻”的主动者在后。所谓“见而知之”，是说由于亲见当时的实事而得以认知这些实事。所谓“闻而知之”，是说后代的人闻听了由前代流传下来的当时亲见实事者的说法，由此而认知前代的史实。

汤“闻而知之”，所闻的是距汤五百余年前的尧舜史实。这些史实，为与尧舜同时的禹、皋陶所亲见，尔后传于后世，汤乃能获知这些前闻。

文王“闻而知之”，所闻的是距文王五百余年前汤的史实。这些史实，为与汤同时的伊尹、莱朱所亲见，尔后传于后世，文王乃能获知这些前闻。

孔子“闻而知之”，所闻的是距孔子五百余年前的



文王史实。这些史实，为与文王同时的太公望、散宜生所亲见，尔后传于后世，孔子乃能获知这些前闻。

上面的分析表明，“闻而知之”，是后人的行为。“闻而知之”的内容，是前人流传下来的前代的实事。所以，后人获得的前代的历史真实，就叫做“前闻”，“闻”用“前”来修饰，遂形成“前闻”这一名称。后人认知的前代的实事，即是“前闻”这一名称的含义。

夏、商、周时代，人们的言行必遵循前闻，在引述前闻时，必以忠实心体认与宗奉之，不事穿凿，不加己意。这是夏、商、周时代为人、为学、为政的基本原则。这样做不只是为了维护前代的历史真实，也不只是为了表明持论有据，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观念认定：世代相传的前闻古言——尧舜故训，体现了天地自然之常道，世称博厚高明、悠久无疆之学，不容割裂与增损。此即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本意。因而在《论语》、《孟子》中，凡所论列，不时出现“多闻”、“吾闻”的语句，对于尧舜古言、前闻，可谓衷心尊崇与遵循之。

以《论语》为例：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为政》）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

孔子曰：……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季



氏))

孔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季氏》)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阳货》)

以《孟子》为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
(《梁惠王下》)

臣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梁惠王下》)

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公孙丑下》)

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公孙丑下》)

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文公上》)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滕文公上》)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滕文公上》)

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万章上》)

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万章上》)

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万章下》)

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



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万章下》）

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尽心下》）

对《论语》、《孟子》之说进行比照，可知孔子、孟子都要引述前闻作为论说的根据，其常用语句，《论语》是“丘也闻”、“吾闻”，《孟子》是“吾闻之”。对于认知“前闻”，《论语》称为“闻道”，《孟子》称为“闻君子之大道”、闻“尧舜之道”。

《论语》、《孟子》都注重“多闻”，例如《论语》的《为政》、《季氏》，《孟子》的《万章下》。对于《孟子》的上下文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在孔子、孟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多闻者”即是“师”，“师”的内涵是指“多闻”。《孟子·万章下》云：“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这段话的意思是：正是由于“师”是指广博地闻知“前闻”（先王之道）的人，备受世人尊崇，所以连天子都没有资格召唤“师”来拜见自己，何况诸侯呢？诸侯更没有资格召唤“师”了。

“师”以“多闻”先王之大道（即“前闻”）而著称，先王之道是夏、商、周时期为人、为学、为政的准绳，故其时“师”与为人、为学、为政密切相关。尧舜时代“官师合一”，即指“法具于官”、“官守其书”、“师传其学”融合为一。^①《荀子·大略》篇说：“言而不

① 章学诚：《校讎通义·内篇·原道第一》。



称师，谓之畔（即“叛”——引者注，下同）。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途），不与言。”可以看出，到战国时，“师”与“前闻”仍受尊崇。董仲舒说：“臣愚不肖，述所闻，通所学，道师之言，仅能勿失耳。”^①董氏把“师”与“闻”、“学”加以排比，可知三者意义贯通，同时反映出“师”与“前闻”在东汉仍有崇高的地位。

以上讨论了“前闻”的含义。现在讨论“六经”的含义。

“六经”，是指《易》、《书》、《诗》、《礼》、《乐》、《春秋》。^②六经又可称为“五经”，《段注》云：“五经者，合《乐》于《礼》则为五经也。”^③

商、周之前已有典籍。《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世称五帝之书，故《说文·五上》云：“典，五帝之书也。”《段注》：“三坟、五典，见《左传》。”关于五帝，《孔子家语》、《史记·五帝本纪》认为指黄帝、颛顼、尧、舜、禹，可知在商、周之前已有典籍产生。

① 《天人三策·第三策》。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7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7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六经与五帝之书有渊源关系可寻。六经记载先王之道，将前闻著之于竹帛。《隋书·经籍志》列叙六经之源流兴废，关于《易》，则曰：

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①

关于《书》，则曰：

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至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②

关于《诗》，则曰：

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③

关于《礼》，则曰：

先王制其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之节，至于三代，损益不同。^④

关于《乐》，则曰：

乐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国，谐万姓，安宾

① 《隋书》，912页，中华书局，1973年。
② 《隋书》，914页，中华书局，1973年。
③ 《隋书》，918页，中华书局，1973年。
④ 《隋书》，924页，中华书局，1973年。

